

天降红雪

白云禅师

河南嵩山少林寺，於近代史中的地位，以反清复明的背景，逐渐地转变了「革命」的基地；於教内七众佛弟子的心目中，影响所及，似乎也变的模糊不清了。

少林寺，始建於魏文帝太和十九年，公元四百九十五年，迄今已达一千四百多年，将近一千五百年的历史了；伽蓝座落处为嵩山之西，五乳峰下，山名少室，殿宇雄伟，自山门以致千佛殿，有七进七出的说法，道尽壮观深广、气势非凡的庄严之美。

少林最著名的地方有两处，一者是天竺比丘菩提达磨面壁之所——达磨洞。一者是历代尊宿圆寂后荼毗所遗灵骨分别供养之处——塔林。此外，於「法」的赤诚追求者，最是感人的一处地方，那就是慧可大师求法於达磨大师，后人建堂纪念的立雪亭。

三处胜景，令人发古之情，总不免「泪」如热流，道心肃然犹愧。何以故？

五月台湾的凤凰花开时节，应善信们的情商，率团前往大陆超礼名山古刹；旅程中，河南嵩山少林寺，是处开中国禅宗之始的祖庭，即已事先排订为重点伽蓝，必须朝礼之处！

一行人，僧俗七宗弟子，趁着温热适宜的天气，浩浩荡荡地进入了苍松古柏，矗立林荫的天下第一古刹；张目竖耳，一片喧哗，起初还真以为导游领「错」了地方；神魂稍静，方知的确是「少林寺」，如今是名满江湖的武林世界！

进了山门，在纷纷扰扰的天王殿前，满立「碑林」的人行道上，迎面相遇年轻比丘永信法师；当时地陪（导游）先生，赶紧为老僧介绍，以及本团造访之目的。

可能是这位河南佛教会的常务理事，身为行政接法传人太忙了，

忙着恭送一批省级官办杂志的员工，以及编辑部门的关系人物；仅仅飘了老僧一眼，随即告诉地陪先生说：

「你带他们四处看看，等我送走了客人，我会回客厅跟他们见面！」

地陪摇晃着导游旗帜，大伙儿鱼贯而行。

我们循天王殿，大雄宝殿，法堂，方丈室，千佛殿，依次礼佛参观；最后来到「立雪亭」前，一门两楹，亭前设小塔，乃可大师求法，立雪断臂之处，颇具「安心」之风，令人身临其境。

合掌恭敬，凝目冥想，耳际隐约可闻，似有苍老而宏亮的比丘，在数说立雪立雪亭的故事：

相传有僧神光，仰慕达磨威德，於冬寒之日，上少林求法；适巧达磨禅定未起，神光只好静心等待；约经一日夜，达磨起坐，抬眼望见神光。

「汝立此何为？」达磨说：

「为求圣法！」神光说：

达磨摇摇头，然后说：

「汝欲圣法，谈何容易！」

「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！」

神光以至诚之心，肯定地作答。

此刻的达磨，心念顿转，留下话来，掉头入内。他说：

「若求圣法，除非天降红雪！」

神光闻言，心想世间但有白雪，何来红雪？岂不是同於龟毛兔角么！？然而，他深信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的古训。

如是，他挺立门庭之外，任冬雪寒风的侵袭，心中默默祝祷——

就这样，一天过去了！



神光早已忘了饥寒，心识中但念「天降红雪」之事。

两天过去了，白雪纷飞，红雪无影踪。

第三天，雪盈没膝，神光不免心急，蓦然警觉肋下「戒刀」如冰，一股寒

气，震惊了他的神智；于是解开扣带，手持戒刀，硬生生的砍断了左臂，鲜血喷射，染红了庭前白雪。

「天降红雪啦！」

有僧惊呼，更有僧通报菩提达磨。

於是，一幕传法要的盛事发生了——



「汝意何为？」

「求圣法！」神光答：

「求圣法何用？」

「吾心不宁。」

「觅心来看！」

神光默然良久。

「觅心不可得！」神光说：

故事致此结束，我心激动不已。

「老师父，当家师在客厅等您！」

是广东中旅的陈先生，不知已在何时已与当家师取得联络；随即领着一行人，进入方丈室，基於老方丈德禅师和尚年龄已高，老衰病苦，不便接待，自然由当家代替了。

当家年约三十几许，法号永信，是少林寺的接法传人，名片上载有武术团负责人字样；据说出身北平佛教学院，在广济寺住了好几年，原系少林弟子，为深造故。

彼此会晤之后，给人的直觉印象，颇有年轻志老之势，言谈之中，已经替代了老方丈，是少林寺的「掌门人」，语意充满了武僧气概。将近十五分钟的交谈，不闻「祖庭」家风，言下无有「佛法」二字；在在处处，作自我之推销，尤其是不着边际的语句。如：

「蒋纬国邀请他去台湾！」

「台湾有大学请他演讲！」

我听了，不免问他什么时候起程，他的答复是现在太忙，等有空再说。

最后，我试着与他预约，将来两岸通航，不妨到南台湾「普照」一番，当能有所收获；至於能收获什么？未便作太过炫耀的介绍，仅说了一句：

「少不了，有茶饼待客！」

告假了，当家师交待地陪，他有事，不便送客，转身往里，消失了他颇有大将之风的身影；或许，同行善信不察详情，出了山门之后，好几位发心菩萨询问：

「师父，此次怎未闻：随喜功德，请予供养呢？」

「仲夏盛季，红雪炙人！」

我严肃的告诉大家，可惜听者惘措，但问身旁侍者：

「老师父说什么呀？」

「是呀！什么是红雪？」

「夏暑冬雪，似乎不能联想？！」

侍者亦不知情，回说「我也不懂」；然后登车出发，开往餐厅，享用「加价」的午斋，以补「色、身」皆饥之饿！

进了餐厅，素宴早已准备妥当。

餐厅对外营业，荤素不拘，订价并不输给三星级大饭店，菜肴於

素食者而言，山珍（香菇）海味（昆布）都有，唯独植物性蛋白质太少，豆类尤缺，青菜最多；这对素食者而言，营养确嫌不够，但荤腥食者，鱼肉鸡鸭与各种酒类，倒是丰富得很！

感慨之余，现今少室，较之民国三十年代，几乎不可同日而语；记得那时候，朝少林，礼达磨，禅味十足。到如今，不闻梵唱，佛号沈寂；耳目所触，处处刀枪剑影，默呵呐喊，此起彼落；的确，不禁令人怀疑：

「这里是禅宗祖庭么?!」

「此地於心不宁者，谁来与之安之?!」

遥望五乳峰下之达磨洞处，於初祖庵中的达磨、慧可（神光）、僧璨、道信、弘忍五位禅宗祖师，致今法相庄严；尤其是庵后月台上的那一石碑，上刻：

「少林九年，垂一则语，直至如今，诸方赚举。」

碑之横额，刻着：「祖源谛本。」

碑之最上处，有达磨面壁线刻图象。

一则语，诸方举：可叹，祖庭亦不赚！



祖源谛本：可悲，不见禅宗，但闻吼叫！

禅宗发扬之地，五代祖师相犹在，可惜「禅法」已为时潮淹没；所谓少林武功，洋溢杀伐斗狠之气，倒叫方外沾沾自喜！

立雪亭啊！如今极其冷落。

祖庭啊！您已经成了武术之祖了！

达磨洞，初师庵，清净静寂；精致有余，法味似已顺少溪流失，不复当年。

想到这里，食不下咽，心底里，有几分流血的感觉。

下山吧！趁天色尚早，明朝法门寺有约；当可一窥地宫宝物，礼

拜佛陀舍利，弥勒同道为之失落的虔诚之心！

不是么？！

忆少室，心不宁；降红雪，禅无踪。

唏嘘！那堪回首？不愿说再见！

摘自《影子》白云禅师著